

## 甕

你希望你有超越一般常人的能力嗎？

這個問題我已經問過一般人好幾次了，他們的回答幾乎都是肯定的。

也是，會法術或是擁有超能力聽起來確實很厲害，但是擁有這些力量的同時，需要付出的代價自然也比一般人高。

彼得·帕克的叔叔不是也說嗎：「能力越大，責任越大。」

成為能力者的條件其實出乎意料的科學，必須看特殊能力的隱性基因有沒有成對，而就算父母都是能力者，其後裔也不一定是能力者，因此全世界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不到的人達成條件。

在這些人中絕大多數的能力都不明顯，像為世人所知的大胃王小林尊可能就有「暴食」的能力；或是短跑比賽冠軍尤塞恩·聖利奧·博爾特則可能有「加速」的能力等等。

此外，有一部分能力者是所謂的靈能力者，這一類人的最大特徵就是擁有陰陽眼。靈能力者的孩子一定會繼承父母的天賦，然而他們的壽命都不長，一般而言，能看到自己孫子的靈能力者沒幾個。

靈能力者經過培養與訓練，便能夠掌握陰陽之道，在過去，甚至可為天皇服務，這就是陰陽師家族的來歷。陰陽師家族都有一定的覺悟，既然上天賦與特殊才能，便也有相應的使命。世人難以理解的、無法以常理知識解釋的事件，往往交付到陰陽師的手中，這就是陰陽師家族存在的意義。

我們家族來自日本平安時代的陰陽道一支，兩百年多前京都天明大火之後，族人分散，其中我們家族這一脈選擇遷移到海外，來到了這南方的島嶼，與台灣的世族聯姻，就此落地生根。

陰陽師處理的事務主要是除靈和超渡這些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我們家族本身就個大型事務所，每個月都會接到許多辦理喪事的工作。在普通人眼中，大概就像葬儀社，或者說好聽一點叫「生命禮儀公司」一樣，至於除靈則是一個月會接到一、兩件。

除靈這種工作有點像中二生愛玩的遊戲中的大型討伐活動，簡稱集體打怪，出動一次至少就是十餘人。除靈像狩獵一樣，追捕時的範圍往往非常大，曾經我們就出動了二十幾個人跑遍整座山，只為了抓不到十隻的「山蛸」。

每件送到我們家的除靈委託都是非常大的案件，有的是騷擾民眾已久的大規模案件，嚴重的甚至鬧出人命，有時甚至有除靈者也喪生其中。

陰陽師不是一般的除靈者，與民俗概念中的道士、僧侶不同，去除了世俗撫慰信眾的目的，陰陽師具有驅魔的絕對武力。雖然說陰陽師並非唯一強大的除靈者，但是我們家族中就有一個超越其他靈能力者的陰陽師——我爺爺。

自從我爺爺出現後，我們家族在除靈界就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我爺爺的時代，由於戰爭與民亂的頻繁發生，各地的靈異事件層出不窮。在人們束手無策

的情況下，爺爺的出現可說是一場及時雨，澆熄了妖異的大火。

他大概是靈能力者裡壽命最長的人，其他靈能力者不到六十歲就先壽終正寢了，唯獨他超過六十歲還很硬朗。

既然家中有一個靈能力者長輩，想必我也是個靈能力者。是的，我確實是靈能力者，但也同時是最弱的那位。

我爺爺在幾年前成了歷史人物，世人都認為他是時間到了。當然事實並不是如此，他的死因不是這個，而且——他沒死。

在這之前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我是陰陽師家族第十一代的第四順位繼承人，目前是一名高二生。關於爺爺「死因」的秘密，必須從六年前的兩罈甕說起。在我小學三年級要升四年級的暑假，我和其他親戚小孩一同進行暑期修練的時候，在解決第一罈甕靈「鉤蛇」時，我意外發現了自己的特殊能力。

那段時間雖說是在修練，但是實質上只是在幫忙處理案件，真正練習的次數屈指可數。事情要先從在森林裡追逐亡魂開始說起，那天下午我爸、表哥和伯父們接到任務，要去山上獵捕被解開封印的罈靈，結果牠竟然脫逃成功，在樹林中亂竄，為了防止牠脫離追蹤範圍，原本在三合院休息的爺爺和其他人也加入了作戰。

「對方已經從藏身處逃出來了。」表哥從樹林中跑了出來。

「移動速度大概多快？」表姊問道。

「和一般人跑步的速度差不多，稍微慢一點。」

「有往哪裡移動的跡象嗎？」爺爺手持法仗，緩緩站起來。

「是，在追趕的過程中牠很明顯朝頭前溪的方向前進。」

「頭前溪？難道牠原本住在溪裡？」爺爺低頭沉思了一下，然後看了看我和旁邊的表妹。

「你們兩個知道頭前溪旁的圓形空地在哪對吧？」爺爺看著我問道。

「知道。」我站起來回答。

「去那裡設置你設計的封印陷阱，由妳來啟動。」

「至於你們兩個就跟我一起去把那傢伙引導過來。」爺爺轉身走進樹林裡。

「是。」我們四個人同時回答。

到了圓形空地，我和表妹開始在四周的樹上貼上我攜帶的符咒。

在我們家族裡，每個人至少要自己設計出一個新的「術式」並把它寫成「符咒」。去年我成功寫出了可以封印妖魔的術式，雖然封印的時間不到十分鐘，不過仍然是少數受到大家青睞的術式之一。

「把這個貼在那棵樹上，右手上的貼在對面。」我指導表妹如何貼我的術式。

「爺爺他們距離多遠了？」我大聲問道。

「不確定，應該快了。」表妹跑過來回答。

「好，每個地方都貼完了，這個符咒妳等對方衝進這個區域的時候貼到這棵樹上。我會躲在旁邊待命，有問題叫我。」

「我知道了。」表妹輕輕點頭。

我在附近的樹叢裡蹲下，視線剛好可以看到拿著符咒的表妹。

由於我的靈力很弱，而啟動術式的人會影響整個術式的強度，再加上表妹的靈力幾乎和爺爺一樣強，所以才被指名為啟動者。

過了幾秒，表哥從遠方跑過來，但是竟然和我們在圓形的同一側。

「真是的，竟然把開關設在這裡，等一下牠會從這裡進入陷阱，被襲擊就糟了。」表哥邊喘邊說。

「怎麼辦？要換位置嗎？」表妹焦急地問我。

「但是我記得如果隨意移動開關，術式就無法啟動。」我無奈地回答。

「可惡，只剩下這招了。你把武器拿給我。」表哥指著綁在我背上的竹劍。

我將竹劍從背上解下交給表哥，只見他貼了一張符咒並詠唱出一串我沒聽過的術式，竹劍發出了微弱的綠色光芒。

「現在起這個武器可以對靈體進行直接攻擊了。」表哥說。

「但是這符咒應該很難做吧？竟然貼在我的武器上。」

「這個只是次等品，而且符咒再做就有了，敵人跑走了可能就抓不到了。」表哥也在自己的竹劍上貼了符咒。

「敵人馬上就來了，絕對要讓術式啟動成功。」表哥轉身讓雙腳與肩同寬，然後把劍擺在身體前方，「機會只有一次，給我把它趕進陷阱裡，知道嗎？妳也準備好啟動術式。」

「知道了。」我將劍舉至右肩的位置，表妹再次拿起符咒站在樹幹旁。

下一刻，長輩們從遠方跑來，直接跑進了圓形空地。跟在後面的是一隻巨大的「鉤蛇」，正如其名是一條大蛇，但是牠飛在空中，而且尾部分岔成兩條。在鉤蛇的後面是拿著禪杖的表姊和爺爺。

鉤蛇一看到拿著符咒的表妹便直接衝上來，表哥二話不說直接帶著麟話朝牠攻擊，我則是盡全力擋下牠對表妹的所有攻擊。

跟在後面的爺爺看到這件事，毫不猶豫再給鉤蛇尾巴的分岔處一個重擊，成功把他打進圓形空地。

「就是現在，出來吧！絕對封印區域！」我喊完這段話的同時表妹也成功啟動了術式。

相鄰的符咒與符咒之間出現了淡黃色的牆壁，在圓形空地的周圍形成了高聳的圍牆，並且緩緩變形，形成了巨大的半圓形障壁。

鉤蛇在障壁裡又衝又撞，但是在表妹強大的靈力下，障壁完全沒有損傷。

「小兔崽子，是時候把你給收拾掉了。若不是你逃出那個甕，我也不會動手。」爺爺緩緩走向鉤蛇。

接下來是一連串的攻防，鉤蛇不斷衝撞爺爺，不過爺爺稍微彎個腰就輕鬆躲開攻擊，有時還是徒手把牠揮掉的。我彷彿正在看一場鬥牛賽，不過牛是條飛在天上的巨蛇，。

「這條鉤蛇的段數挺高的，一般來說兩段以下的妖怪被我打中都會無法行動。」

我們家族把妖怪分為七個強度，也就是一到七段，一段的妖怪只要陽氣重的人靠近就會逃跑；五段以上的妖怪如果爺爺不在場就有可能喪失性命。

大約過了五分鐘，鉤蛇已經筋疲力竭了，紋風不動地停在半空中。

「這樣就結束了？那麼是時候換我攻擊了。」爺爺舉起手中的法杖開始唸咒。

這時，我下意識地張開了嘴巴，然後吸了好大一口氣。下一個瞬間，鉤蛇就被我吸進了身體裡。

全部人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畢竟前幾秒還在和爺爺搏鬥的妖怪被我吸進身體裡。爺爺他們瞪大雙眼看著我好至少三十秒鐘。

「你……剛剛把牠吞下去了嗎？」我爸打破了這短暫的寂靜。

「不，我……。」雖然很想否定，但當下也只能承認，我吞了鉤蛇是不爭的事實。

難道說其實我也是妖怪？這個問題在我的腦袋裡盤旋著。

「是個人技能對吧？」大伯父問爺爺。

「可能是，先不要隨意猜測比較好，回去找一找應該會有相關資料。」爺爺轉過身來看著我，「身上有什麼不對勁嗎？」

「沒有」

「那就好，大家回去吧！」

後來翻了祠堂裡的祖傳筆記才知道，我這個人靈力天生比其他人弱是因為我的個人技能所導致。個人技能並不是大家都有，像是我爸就沒有，爺爺則是有「全數無效領域」這個技能。而我的個人技能叫做「強制吸收」，可以把靈體吸入身體並吸取對方的能量增加靈力。前提是對象強度要有四段以上，不然沒辦法發動。

我原本以為這項技能以後沒有機會再用到了，誰知道一個禮拜後就派上了用場，接下來我要說的是，只有我們這群陰陽師才知道，也就是爺爺並沒有離世的「惡魔事件」。

那天下午，我們十個陰陽師組成的隊伍進入了山上一間荒廢學校的禮堂。

這間學校廢校好幾年了，禮堂成了儲藏室，除了一扇小小的側門之外全部的門窗都被木板封起來了。

幾個月前有幾名該校的校友擅自闖入禮堂，每個人在出來之後隔天都在同一時刻因心臟衰竭死亡了，他們都是四十幾歲的大叔，不可能無緣無故就心臟衰竭。所以他們的家屬請了許多警察、除靈者和科學家進入禮堂調查，然而那些人在禮堂裡就遭到神秘的生物勒斃，更神奇的是去收拾屍體的賓葬業者沒有半個人死亡。由於這件事情已經造成當地居民的恐慌，管理該區域的鎮長和里長親自將委託書交到爺爺手中，並要求我們盡早解決。

由於時間緊迫加上人手不足，我和我表妹也被編入了這次的狩獵隊伍，之前被我吸收的鉤蛇增加我不少靈力，雖然還是不及其他親戚，至少能確實給予靈體傷害。

在禮堂裡面，牆角堆了許多紙箱，裡面應該裝了許多教學用具。原本封住窗戶的木板有幾塊已經脫落了，透進來的陽光使室內不至於太陰暗。

「如果有人感覺到不對勁就說。」爺爺壓低音量下達指令。

大家小心翼翼地前行，仔細觀察四周有沒有動靜。

「看看是誰來找死了？」某人發出了低沉而響亮的聲音。

我們全部人停止動作尋找聲音來源。

「一、二、三……原來是十名靈能力者啊。」那聲音持續說著。

「看那邊！地上有東西！」表妹指著禮堂正中央，地上放了一個醃菜甕。

「住在這裡好幾年了，原本不太想出手，但是既然有這麼多人類來找我，不見面一下就太不禮貌了。」

醃菜甕的蓋子緩緩上升，接著直直朝我們飛過來，爺爺單手接住了這一招。甕裡冒出了黑色的氣體，大家都握緊符咒做好準備。飄散至空中的氣體在甕的上方開始旋轉，形成了一團龍捲風狀的黑霧，那低沉的聲音開始狂笑，接著巨大的身影從霧中出現。對方的身高可以碰到禮堂天花板，由於下半身仍然在甕裡，所以實際大小應該更大，光線太暗導致所有人都看不到牠的臉，只看的到一雙發出白光的眼睛。

「我是七宗罪裡的貪婪之罪，瑪門。承服在我的腳下，低等的人類。」

「瑪門不是所羅門七十二柱魔神裡的第七柱嗎？」對神話有深度理解的表姊回問。

「那是亞蒙！愚蠢的人類，每次都把我們惡魔搞混，對神祇倒是聊若指掌。」

「你究竟想要什麼？為甚麼要殺掉那些無辜的民眾？」爺爺嚴肅地詢問。

「在這被封印幾十年中的我想吞食人類的慾望已經到了無法挽回的地步，人類不只要成為我操控的對象，還要被我所享用……」

「如果你想把我們吃掉，你就想得太美了。」二伯父插嘴喊道。

「尤其是靈能力者，既美味又能使我充滿力量。就讓我大快朵頤吧！」

語畢，瑪門便放出一陣衝擊波，除了爺爺之外的其他人都被震倒在地。

「這靈壓好強，難道是七段的妖怪……」二伯父勉強從地上站起來。

「竟然還把我當成低等的妖怪，就讓你們看看我和妖怪的差距！」

大家都站起來之後，瑪門開始吸氣，我們親眼看到許多小妖怪和亡靈穿牆進來並被牠吞下。

「原來是招魂術啊，真是麻煩的傢伙。」爺爺將手中的法杖立在他的前面。

「死亡詛咒！」吸了許多靈體的瑪門在我們十人的正下方變出一個黑色的魔法陣。

「這招沒用！」爺爺的法杖發出光芒，爺爺腳下出現了一個白色實心圓，高速擴張至整個禮堂的大小。

「在我無效領域的範圍裡你別想動歪腦筋。」

「原來你就是最強的陰陽師，看來我得使出全力才行了。」

瑪門巨大的拳頭揮下，在擊中爺爺之前被大伯父手中的符咒擋了下來。

「就這種攻擊也想傷到我們，看來你也只會說大話而已。」大伯父和其他四個大人站到爺爺面前形成一道人牆。

「看來我可以先休息了。喂，後面幾個，用我們這幾天練習的那一招。」爺爺頭也不回地說著。

「表姊妳拿這一張，表哥你拿這一張，妳拿著這張不要動。」我拿出符咒分給其他人。

「原來是這一招嗎？看來速度要超級快才行了。」表哥看著前面不斷對人牆施以拳頭攻擊的瑪門。雖然每一拳都擋得住，但是力量很明顯地在逐漸往上提升。

「等你跑完一半時我們再行動可以嗎？」表姊彎下腰問我。

「沒問題，剩下的就交給我吧！」我回答。

「爺爺，已經準備就緒，麻煩你掩護了。」我走到爺爺旁邊說。

「好，你們去吧。」

我手中拿著十五張符咒開始繞著瑪門奔跑，每跑八分之一就貼兩張符咒在地上。

才跑四分之一圈，牠就開始朝我攻擊。

「我可不會放過任何一個人，就算是小孩也一樣！」

牠的背上長出兩條手臂不斷朝我揮拳，但是大部分的攻擊都被爺爺中斷，於是我持續貼上符咒。終於跑了半圈，表哥和表姊也從人牆後面跑出來，瑪門的身體兩側又長出手臂想抓住他們，但是都被他們兩個閃開了。

「會不斷長出手臂的敵人，我好像在哪看過……」爺爺呢喃了一下。繞完一整圈時我蹲到人牆前方，表哥和表姊也成功到達瑪門正下方。

「就是現在！」我朝向他們兩個大喊。

他們兩個在瑪門正下方發動符咒，兩條紅色的鎖鏈從他們手中的符咒發射出來纏住了牠巨大的身軀。

「這是什麼東西？可惡！不能動了！」瑪門試圖扯掉身上的鎖鏈，但是徒勞無功。

表妹跪在我旁邊和我一起貼上最後兩張符咒。

「你就嘗嘗看這個全新的招式吧！」我在內心想著。

表妹啟動術式，和之前一樣，半圓形的屏障包住了瑪門，但是這一次屏障上面帶著許多朝內的尖刺。

看到這個景象的表哥和表姊連忙趴在地上，瑪門則是用牠發亮的雙眼看著屏障。

下一瞬間屏障上的尖刺高速伸長，狠狠貫穿瑪門的身軀。牠的手臂一條又一條的化成黑霧，最後整個屏障內一片黑，裡面發生了什麼事沒人知道。

十分鐘後屏障崩壞使黑霧布滿整個禮堂，讓視線變得十分不清楚。

「成功了嗎？」表妹站起來問。

「不知道。」我摀住口鼻回答。

突然間表哥和表姊發出了慘叫，然後直接從旁邊撞進紙箱堆裡，應該說被摔進。

惡魔發出了怒吼，怒吼聲撼動了整棟禮堂。

「竟然能把我逼到這個型態，你們就珍惜一下剩下幾秒鐘的生命吧！」瑪門如此喊著。

前方視野裡出現一個和成人一樣高的黑影飛奔過來，然後一瞬間就消失了。

下一刻，我身後傳來了木頭斷裂的聲音。

「沒了法杖，就算是你也沒辦法給我傷害了。」瑪門把折斷的法杖丟到後頭。

「我想起來了！四十多年前我處理的第一份案件，那個對象是……」爺爺表情變的更加緊繃，不知道想起了什麼。

「沒錯，想起來了嗎？從那天開始我就想見你好久了。」瑪門因為背對著其他人，所以沒人知道牠是用什麼表情面對爺爺的。

「既然被關了四十多年，我似乎該讓你體驗一下什麼叫不見天日的四十年。但是我看你也活不到那一刻了。」瑪門將他的右手高舉在空中。

「等一……」爺爺話還沒說完，瑪門的手就揮下去了，爺爺當場直直往後倒下。

這個瞬間在我的心裡，我感受到了無盡的絕望和失落，我還是第一次覺得自己那麼無助。

全部人都被這種的心情影響，沒有人有動作，只是站在那裡看著眼前的惡魔轉過身來面對我們。我已經忘記他的臉實際上長什麼樣子了，只記得那張臉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物，到現在我還在懼怕那張臉。

「那麼下一位犧牲者選誰好呢？要不要選年輕一點的？那力量也十分不錯呢……」瑪門露出不懷好意的笑容看著我。

「那邊的小弟弟，看在你剛才賣力奔跑又給我這麼大的傷害，我決定給你一個機會。就由你來選擇犧牲的順序好了，如何？」

「開什麼玩笑……」突然間一把熊熊怒火開始在我的身體燃燒。

「哼？」瑪門刻意把耳朵湊過來。

「開什麼玩笑！」我握緊雙拳，手上爆出青筋。我腦內充滿了要把面前的惡魔殺掉的覺悟。

「看來你是不想選，那就我來選好了。」瑪門轉身走向爺爺的屍體旁邊。

「你給我適可而止一點，你這七段的妖怪！」我直接把背上的竹劍扯下來，往瑪門的背上丟。被擊中的惡魔直接轉頭過來瞪我。

「好，既然你這麼想被我吃掉，我就成全你。」瑪門轉身向我舉起右手。

「會被吃掉的是你，你就好好在我的肚子裡待上一輩子吧！」

我呼出了長長一口氣，然後大口吸氣。我這時想，如果這個惡魔是靈體，而他的靈力超過爺爺，那我一定可以把牠吸進身體裡。

瑪門原本還像在看笑話一樣，笑著把手再次舉向空中，但是我仍然在吸氣，牠感覺到我的力量試圖往後離開，卻被大伯父擋住。

「這小子的肺活量可是很大的，你就給我好好見識一下。」大伯父面無表情地說。

瑪門馬上轉向另一個方向前進，但是又被吸了回來，牠試著全速奔跑，還是沒前進半步。

「這麼強大的吸引力，你究竟是誰？」惡魔大聲問我。

「他叫林坂承，你就好好記住吧。」爸爸回答。

「林坂承是嗎？我可是惡魔，我永存不滅……」瑪門漸漸失去形體，化成黑色的氣體進入我的口中。

我用力把嘴中的氣體吞下肚，我感受到惡魔在我的身體裡衝撞，但是沒多久就停止掙扎了。

「身體沒事吧？」爸爸扶住我的肩膀問我。

「熱熱的，有點想揮拳，力量不斷湧上來。」我看了看發抖的雙手，總覺得它們比以前還要有力量。

「想揮拳去旁邊，不要打到東西，其他人也別感傷了。幾個人搬屍體，其餘的檢查傷勢。要哭……等喪禮再哭，我們至少要把後事處理好。」爸爸哽咽了一下，把上衣脫掉蓋在爺爺臉上。

後來喪禮直接在晚上舉行，伯父他們把屍體火化，供奉在祠堂。爺爺曾說過，他不希望自己的喪禮有大陣仗，因此我們沒發邀請函給任何人，有來上香的只有附近交情不錯的鄰居。

就這樣，世界上最偉大的靈能力者撒手人寰的事情開始被鄰居公諸於世。

隔天早上，表哥直接衝進我房間把我叫醒，叫我到屋外集合。

沒多久，全部人都到了。表哥拿出他的一個鎧甲騎士的模型給大家看，大家看不懂表哥的用意。

結果那個模型竟然從表哥的手中跳到我的頭上，而且還不斷地踩，似乎想表達些什麼。

表哥從口袋拿出一張紙，上面寫了爺爺的字。

「爺爺的靈魂住進這個模型裡了。他說：你們這些傢伙太快把我的身體燒掉了，現在竟然得住進這模型裡。坂承是不是又用他的個人技能了？沒想到他還真的把惡魔給吞了，叫他小心一點，惡魔能控制他的身體。」表哥唸完紙上的字，把模型從我頭上拿下來，下一秒表哥全身抖了一下。

「也就是說，我這個最強陰陽師還沒有死，懂嗎？」爺爺的靈魂附到表哥身上說。在那之後，除我之外的每個人每天輪流被爺爺附身，因此我們稱爺爺是活著的死者。

我的身體裡沉睡了一個真正的惡魔，這傢伙對我的影響難以言喻，牠偶爾會像另一個人格一樣操控我的身體，然而在我們朝夕相處之間，我已漸漸與牠達成了協議——我們共用一具身體，我借取牠的力量，而牠，藉由我的血肉繼續感受這世間的存在，等待我死去後占據我的軀殼。在那之後每個人都畏懼我，因為我身上惡魔的力量。

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每個人的心中其實也有惡魔寄生著，人性中的「貪婪」、「色慾」、「忌妒」等等，都是形成所謂「惡魔」的緣由。這些極端情感出現在人身上時，人就和惡魔沒有兩樣。我身上的惡魔或許令人感到恐懼，但我將牠克制

時，我便能維持住「人」的樣貌。那其他人呢？他們有沒有完全控制住內心的惡魔？這個惡魔在暗地裡摩拳擦掌，無時無刻都在等待現身，像從無盡的深淵飛竄出來。屆時如果不抑制住牠，被惡魔主宰的人便會把一切搞得天翻地覆，人類歷史上出現的希特勒、鄭捷，其實都是借助惡魔力量，卻無法控制的例子。

有一天，我會不會也慣於借助牠的力量，而在不知不覺間為牠掌控呢？或是更不堪地，我會放縱自己成為惡魔，乃至成為那被人封印的一罈甕。